

你若不弃 此生不离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年逃 万难 一眼 在一 便便 见织 遇交 旦旦 一 一 人 情 些 些 有 有

你若不弃
此生不离

牛婧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若不弃, 此生不离 / 牛犛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811-5

I. ①你… II. ①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5606 号

书 名 你若不弃, 此生不离

著 者 牛 犛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11-5

定 价 37.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黑暗突降临	001
第 二 章	生死一念间	026
第 三 章	隐瞒病情难	054
第 四 章	食物保卫战	082
第 五 章	陌生的世界	108
第 六 章	艰难的抉择	135
第 七 章	必须得行动	157
第 八 章	你别无选择	184
第 九 章	坚守与逃离	218
第 十 章	苦涩的背叛	252
第十一章	毁灭中重生	281
后 记		307

第一章 黑暗突降临

嗒嗒……

汪婷一激灵，眼睛没睁开，已经下意识地去摸右手边小床上的孩子。默默在。扑腾的心上上下下还没着落，汪婷就被持续刺耳的声音强迫睁开眼皮，才反应过来是电话铃声。

最近这半个月，只要孩子一睡觉，她就把电话拔掉，默默能踏实睡会不容易，她怕吵醒孩子。昨天默默满月，酒店摆了27桌，招待完两百多口子，全家人都累得够呛，她一时疏忽忘了拔电话线。

汪婷看身边的陈致轩还睡得跟死猪似的就来气。她生完孩子后一直睡不好。默默夜里老闹，可人家这当爹的就能睡得踏实。开始几天他还对孩子的哭闹发表个意见，近来已经能把哭闹当助眠小曲儿，甚至时不时凑热闹地打几声呼噜。汪婷简直无语，妈是亲的，爹也是亲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电话铃还在撕心裂肺地响着，汪婷一脚把陈致轩踹起来，“接电话去。”

“谁呀？这么早！”陈致轩迷迷糊糊地下床，走到客厅接电话。

汪婷拿起枕边的电子钟：8点45分。

也不早了，陈致轩上班已然迟到。没她给他打更，他每个月的全勤奖甬打算拿到。有时候，总觉得这个比自己大三岁的男人，更像是她的大儿子似的，处处需要她来照顾。

汪婷放下电子钟，这是怀孕时特意在宜家买的可夜视钟，方便夜里看时间。两三个小时喂一次，只要她不警醒点，一准错过给孩子喂奶。

“什么？足跟血？复查？好好，哪儿啊？骑河楼的老妇产医院。知道了。请问，您说的这个什么苯……酮……症到底是什么病啊？……好，知道了。”陈致轩拿起电话时还惺忪着睡眼，此时放下电话，已经魂飞魄散。汪婷听不清楚，但知道出事了，赶紧下了床，冲进客厅。汪婷的爸妈也披着衣服从自己屋前后脚进了客厅。

“怎么回事？谁打来的？”三口人把陈致轩围在中间，陈致轩愣在那儿。

汪婷使劲推了一把丈夫，“出什么事了，说呀？你哑巴了？”

“啊？”陈致轩回过神儿来，“新生儿筛查中心打来的电话，默默足跟血筛查阳性，通知咱们去复查。”

足跟血？众人面面相觑。住院的时候，大家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医院让干嘛就干嘛，也无外乎交钱或者检查，有些事问了也白问。汪婷慢慢回想起来，她生完孩子第三天，护士说给默默抽完足跟血，她就可以出院了。至于这足跟血是查什么病的，护士说了一句，当时病房里乱糟糟的，她也没往心里去。

“这足跟血是查什么的呀？”汪婷的母亲郭锦秋问。

“笨什么尿症。名字特别拗口。”陈致轩心里打鼓。

“到底是什么病？”汪婷的父亲汪玉书，这个平常文绉绉的老工程师也急了。

“我也说不清楚，人家就先让去复查，到底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就说是一种代谢病。”陈致轩有点起急。

汪婷一下子想起来了，“对，护士说过足跟血是筛查一种罕见病，没问题医院就不通知了，如果有事满月左右会打电话通知。”

“那还愣着干吗，赶紧做点饭，吃了快点带孩子去。”汪玉书跟老伴说。

郭锦秋答应着，一溜小跑去厨房，而此时的汪婷已经冲向卧室，一边走一边说，“吃什么呀？！赶紧收拾。这就去。”声音和她的步子一样急切。

汪婷是郭锦秋和汪玉书唯一的孩子，从小当男孩子养，她在家里向来是说一不二。还没走进厨房的郭锦秋又掉转方向，回自己屋里穿衣服。

汪婷脱喂奶服换外出的毛衣、保暖裤，从衣柜里拿棉衣，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三分钟。她快速把几个备用的尿不湿装进包里，然后走到小床边，摸了摸默默的尿不湿，湿了，解下来，放在一边，换新的。都说小孩的尿好闻，她怎么觉得闺女的尿有味儿呢？她跟陈致轩说过，陈致轩笑话她说，臭小姐的架子还没放下，没进入当妈的角色。呸，她都懒得反驳，结婚5年了才得到的宝贝女儿，谁能有她稀罕呢！

汪婷换好尿不湿，给默默穿外出的棉袄棉裤。婴儿的连体服好看不假，穿起来也真是费劲。默默被弄醒了，咧着嘴哇哇地哭。

“你轻点弄孩子。”陈致轩说。

“要不你来？”

陈致轩不说话了。他知道干活这事他可比老婆差远了。他勉强把自己收拾利落的这几分钟里，汪婷已经把自己和孩子都收拾完了。他这老婆嘴上手上都厉害，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罕见角色。自打认识汪婷，陈致轩常常心里偷着乐，这辈子算是享福了，家里家外啥事也不用他操心费力。他骨子里本是个闲散的读书人，只要有书读，他就觉得天下太平。

一家人锁上门下楼的时候，时针才走到9点整。他们此时还没想到，2006年11月20日8点45分的这一通电话，不仅仅打破了家里一个平静的早晨，而且让这个家再也回不到8点45分之前的那种平静。

从西四环的海淀区到东城区的骑河楼，一路上狂堵。汪婷记得很清楚，“非典”后北京的车就一天比一天多。想当年她18岁开上第一辆车的时候，北京的马路真是爽啊，虽然没有这么多六车道八车道的宽马路，可是随随便便就能飙到一百五六。现在马路是宽了，汽车也改马车了。

平常汪婷超车，陈致轩总是提心吊胆，“慢点你慢点。”今天，他却觉得老婆这车超得太慢。

汪婷的粉色捷达车在车河中格外耀眼，是鲜亮鲜亮的粉色。这款5年前的老式捷达本来很不起眼，就因了这个颜色，加上司机的左突右钻，在慢吞吞的早高峰车流中，成了一个跳跃的音符。汪婷结婚前，父母问她要什么嫁妆，酷爱开车的她就想要一辆车。那时候，北京的汽车还是老三样当家——桑塔纳、捷达、富康，颜色也单调得很。

既然没几个可选的车型，汪婷就在车的个性上动了脑筋。最后靠汪玉书的一个学生帮忙，愣是改装了一辆独一无二的“红粉佳人”——车子里里外外，连脚踏板都是粉色。汪婷就开着自己的车出嫁了，新娘当司机，新郎在副驾驶，两个人都没觉得不自在，把宾客看得目瞪口呆……了解她的亲朋好友转念一想，这就是汪婷，从小就特立独行，难得的是月老派下一个陈致轩，居然能心甘情愿地配合她。二人一时成为亲朋谈资。

骑河楼的妇产医院是老院，新院址搬到了朝阳区。老院里的停车位寥寥无几，车子见缝插针，停得也不规矩。眼看着前面有空车位，无奈汪婷被挡着过不去——她前面一辆桑塔纳揉了几把都进不了车位。“面瓜！”汪婷正要说这个词，副驾驶的陈致轩却抢先骂了出来。平常，他最不喜欢老婆骂技术差的司机面瓜，因为他考了三回，都没考下驾照。

汪婷看了一眼丈夫，“你们先带默默进去检查，我停好车再去找你们。”车门一开，一股寒风钻进车厢。“妈，您给默默盖好了头。”郭锦秋答应着，众人下车，汪婷看着他们走进了大楼。

汪婷按下车窗，把头探出去，冲桑塔纳司机喊道，“用不用帮忙啊？”

桑塔纳司机不悦地扭过头去，继续跟自己较劲……

等汪婷停好车，一路问着复查足跟血在哪儿，找到门诊的房间时，陈致轩已经抱着默默进取血室去抽血了。汪婷看见老妈站在一个角落里，面向墙壁低声抽泣；老爸坐在长椅上，一言不发。

她听到取血室里传来女儿的哭喊声，几步走到门前想推门而进。汪玉书一把拉住女儿，“就让进一个家长。”汪婷急切地问，“他们什么时候进去的？默默怎

么哭得都变声了？”汪玉书的眼圈也湿润，“应该快出来了，你进去也没用。”

默默哭得快岔气了。

“抽个血怎么这么慢？！”

门终于开了，陈致轩抱着女儿走出来，眼里亮闪闪的。郭锦秋赶紧擦干眼泪，上前接过外孙女，做摇篮状，“默默不哭。”默默到了姥姥怀里，好像更委屈了，哭声一点没减弱。

汪婷问丈夫，“怎么样？”

陈致轩眼圈红红的，“就抽了血。”

随后出来两个护士，汪婷迎上去，“请问，这到底是查的什么病啊？”

“有问题去问大夫。”护士面无表情地走开。

汪婷走进门诊办公室，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中年女医生，看不清面目，正在给一个男子开化验单。

汪婷耐着性子等。

“先去验血。”医生撕下化验单，递给男子。

男子接过单子，道谢着起身向外走。汪婷立刻坐下去，“医生，我们是来复查足跟血的，请问这到底是什么病？”

“叫什么名字？我先给你开单子。”

“已经查过了。”这时候，跟进来的陈致轩和汪婷异口同声地答道。

医生一看明白了，“足跟血筛查的是苯丙酮尿症。”

“这是什么病？严重吗？怎么治？”汪婷跟机关枪似的，射出一连串的问题。

“你先别着急，还不一定就是呢。等确诊了，我会详细告诉你们治疗方法。要不是，你们不是白着急了吗！先回家等着吧。”

“几天出结果？”

“三个工作日。今天是周一，你周五来拿结果。”

汪婷还想再问，医生已经在叫下一个。

苯丙酮尿症——两个人困惑着，明明是中国话，却听不懂。

出来的路上，在收费窗口汪婷又看见了开化验单的男子，男子这时候已经交完了钱，正要往回走。汪婷走过去，“您好，我是带孩子复查足跟血的，请问您也是吗？”男子一愣，苦笑了一下，“我们已经确诊了。”

“这苯丙酮尿症到底是什么病呀？”

男子迟疑了一下，“我得带孩子验血去了。”说完，就绕过汪婷走了。汪婷看着男子微驼的背影发愣，陈致轩拉着她的胳膊，“走吧，不是还没确诊呢吗！”

“我就是想知道。”

“咱回家上网查查就知道了。”

“嘿，我真是懵了，怎么没想到呢，快走。”

二人走到长椅那边和父母会合，默默还在哭。

“婷儿，你先给默默喂点奶吧，我看孩子饿了。”郭锦秋跟女儿说。

汪婷接过默默，“我闺女受苦了。刚才扎疼了吧？别怕，妈妈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你是妈妈的乖宝贝，你也什么都不怕好不好？”汪婷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念叨着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找个椅子坐下，解开扣子。默默吃上奶还抽搭呢。郭锦秋站着挡在汪婷母女的身前，给她们一个小小的私密空间。“有几个你那么皮实的姑娘啊！默默，你不知道你妈比小子还淘呢，上学时三天两头给我和你姥爷惹事。”“妈您跟孩子说这干嘛……”

几步外，汪玉书悄悄问陈致轩，“孩子怎么哭得这么厉害？是不是护士扎得不好？”

“孩子血管太细，不好找。从头皮上扎的，我一直按着默默的头。”陈致轩一想到刚才针头刺向女儿头皮的情景，心里就揪着疼，下次这种事得让汪婷来。呸呸！最好没有下次！

“遭罪。这到底是什么病啊？你书读得多，跟我说说。”

“说是苯丙酮尿症，我从没听说过。”陈致轩一脸茫然。汪玉书、郭锦秋也算见过世面，汪婷更是走南闯北，他们谁都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周围有这样的病人。

默默许是刚才哭累了，没吃几口奶就睡着了，一路都没醒。

过了十点，路上好走了些。汪婷沉着脸一路风驰电掣。家里人嘀咕着，现在的怪病真多。陈致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左手攥着手机，无意识地不停摇晃。汪婷余光里瞥见，被弄得心烦意乱，“你别晃了行吗？”

“啊？”陈致轩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嘟囔着还是能上网的手机好，改明儿得换一个。

汪玉书安慰众人，“甭老自己吓唬自己，谁都不知道的病，落不到咱头上。”

“对。”郭锦秋附和老伴儿，“看咱默默多结实多漂亮，尤其那眼睛，水灵灵的一看就是聪明孩子，咱不缺胳膊不短腿能有什么事啊？医院给大人都净是误诊的，何况这几十天的孩子！”

一家人互相打着气，终于到了家。

陈致轩进门直奔电脑，一边等着开机一边脱皮夹克。

汪婷把默默放到床上，盖好，去找陈致轩。

孕后期，汪婷和陈致轩就搬到了汪家，四口人挤在套八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原本的书房被改成了育儿室，为了避免辐射，电脑就只能安置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

汪玉书洗过手，也围到电脑前，从眼镜盒里拿出老花镜戴上。

电脑开机的速度像是故意和大家对着干似的，嗡嗡的闹心。陈致轩终于打开了浏览器，在百度上键入“苯丙酮尿症”，回车。

刷了一下，搜出来一大串。

“先看百度百科。”汪婷说。

陈致轩点击百度百科的解释：

苯丙酮尿症（Phenylketonuria，简称PKU）是一种遗传代谢病，是由于体内苯丙氨酸羟化酶活性降低或其辅酶四氢生物喋呤缺乏，导致苯丙氨酸向酪氨酸代谢受阻，血液和组织中苯丙氨酸浓度增高，尿中苯丙酮酸、苯乙酸和苯乳酸显著增加，故称“苯丙酮尿症”。

苯丙氨酸是人体生长和代谢所必需的氨基酸，食入体内的苯丙氨酸一部分用于蛋白质的合成，一部分通过苯丙氨酸羟化酶作用转变为酪氨酸，发挥功能。苯丙氨酸羟化酶发挥作用需要四氢生物喋呤作为辅酶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苯丙氨酸羟化酶活性降低或四氢生物喋呤缺乏，均可导致苯丙氨酸不能转变为酪氨酸，从而导致苯丙氨酸及其旁路代谢产物苯丙酮酸、苯乙酸和苯乳酸显著增加，引起脑损伤而发病。

若父母本身带有异常的苯丙氨酸羟化酶或四氢生物喋呤代谢相关的基因，即父母是苯丙氨酸羟化酶或四氢生物喋呤代谢相关的异常基因的杂合子，但因只带有1个异常基因，所以不发病。如果父母都是杂合子，母亲怀孕时父母同时将各自的异常基因传给了胎儿，胎儿带有2个异常基因，即纯合子，即可导致发病，所以说这是一种隐性遗传代谢病。我国PKU的患病率约为1:10000……

满屏的“苯丙酮酸”“苯丙酮氨酸羟化酶”“苯乳酸”之类的生物名词让汪婷的头嗡嗡作响。她从陈致轩手里抢过鼠标，向下快速翻页。

“等会儿，我还没看完呢！”汪玉书嫌闺女翻得太快。

PKU患儿出生时大多表现正常，新生儿期无明显特殊的临床症状。未经治疗的患儿3~4个月后逐渐表现出智力、运动发育落后，头发由黑变黄，皮肤白，全身和尿液有特殊鼠臭味，常有湿疹。

随着年龄增长，患儿智力低下越来越明显，年长儿约60%有严重的智能障碍。2/3患儿有轻微的神经系统体征，例如，肌张力增高、腱反射亢进、小头畸形等，严重者可有脑性瘫痪。约1/4患儿有癫痫发作，常在18个月以前出现，可表现为婴儿痉挛性发作、点头样发作或其他形式。约80%患儿有脑电图异常……

头发黄、皮肤白、尿有味儿、有湿疹、睡觉不踏实、爱哭闹，这些平常的汉字像锥子一样扎在汪婷的心上。这说的不就是她的女儿默默嘛！

有了暖气的北京初冬，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暖洋洋的热气，三个人却如同身在冰窖。

郭锦秋回家后就进了厨房，一家人从早晨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呢。路上她早想好了，就做一大锅热汤面，连汤带面吃了热乎。此时，她一碗一碗地盛着汤面，“面条熟了。”四碗汤面盛完了，也没人来端。她端了两碗走出厨房，放到餐桌上。餐厅和客厅相连，她看见客厅角落的电脑前，三个人盯着电脑屏幕，谁也不说话。“查到什么了？”郭锦秋说着走过去，挨着汪婷站下，也看电脑。汪婷抬头看着郭锦秋，“妈……”眼泪冲破闸门，一下子就收不住了。

郭锦秋慌了，“怎么了这是？”她一把搂着闺女。在她的记忆中，自从汪婷上了小学，就再也没哭过，连初中时跟男生打赌比赛从高墙上往下跳，腿摔骨折了，都没掉一个眼泪珠儿。

汪玉书借着摘老花镜的时候悄悄抹眼泪。

陈致轩眼睛发直，死死地盯着电脑，疯狂地键入：苯丙酮尿症治疗，回车。

由于普通食物，尤其是含蛋白质较高的食物，如肉、鱼、虾、蛋及豆制品等，含有较高的苯丙氨酸，故需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给予不含苯丙氨酸的配方奶粉或蛋白粉，以便提供体内必需的氨基酸。但体内苯丙氨酸过低也可导致疾病……

简言之，苯丙酮尿症的患者不能吃正常的饮食，否则体内的苯丙氨酸不能正常代谢，从而会让大脑神经受损，最终变傻。

吃东西会变傻，全家人闻所未闻。怎么还会有这么奇怪的病。天然食物里都含有苯丙氨酸，而苯丙氨酸又是人体必需的。

吃——会变傻！不吃——会营养不良甚至饿死！

老天爷还给不给人留条活路？

汪婷的眼泪像坏了开关的水闸，哗哗地流。郭锦秋搂着闺女一起哭。这时候，卧室传来默默的哭声，郭锦秋放开汪婷，跑去卧室。

看着从小比男孩子还倔强的闺女哭成个泪人儿，汪玉书心里不是滋味。他说，“汪婷，你别吓着孩子。这不是没确诊呢吗？网上也说了，这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哪儿那么巧就让咱们赶上了？”说完他起身回自己屋，关上门，坐在床沿儿上，再也忍不住老泪纵横。

汪婷感觉自己的心悬在半空，上无去处下无着落。莫非这就是传说中害怕的滋味儿？

陈致轩和她认识10年，头一次看她这么哭。他虽然心里也发慌，堵得喘不过气来，还是被汪婷吓到了。“别哭了。只是让去复查，又没确诊。我刚才看见一个电视台记者发的帖子，说他家孩子也让去复查，当时吓得半死，后来证明没事，虚惊一场。好多人都接到过复查通知。”但是，陈致轩的话连自己也不相信。

郭锦秋抱着默默，暗骂自己乌鸦嘴。月子里，默默老哭，老太太觉得这孩子不对劲，这些年虽然没亲自带过孩子，可是见过的孩子不少，汪家和郭家都是大家族，隔几年就会有小生命降临。她觉得默默刚从医院回家后的那几天挺乖的，过了一个星期，就明显爱哭了。

郭锦秋开始还笑默默是个夜哭郎，姥爷给起的“沉默是金”一点都不符合，要不老人们怎么喜欢给孩子起名字都捡皮实的呢！临近满月这些天，默默更是闹腾得一天比一天厉害，半夜总是惊醒，折磨得汪婷整宿睡不好觉。郭锦秋心疼闺女，白天她带默默，让闺女上她屋里补个觉。而汪婷惦记着默默，常常是刚眯瞪一会，就被默默的哭声惊起。郭锦秋心里打鼓，看着憔悴的女儿又不敢说。默默白天闹晚上哭，孩子不会说话，但看那架势就是从里到外的透着一股不舒服。晚上她跟老伴在自己屋悄悄嘀咕，默默这孩子不会有什么毛病吧？汪玉书一听就急了，“我孙女不缺胳膊不少腿，哪儿都长得这么好，哪有问题？小孩儿哭，不是饿了就是拉尿，你们不会带还赖我孙女！”郭锦秋这才不吱声了。

莫非真是嘀咕什么来什么？郭锦秋心里那叫一个后悔。

昨天的满月酒，默默姥姥家四代同堂，爷爷家五代同堂，光是家里人就上百口子。用陈致轩的话说，汪婷的狐朋狗友也多，25桌愣没打住，生生地又加了两桌。

陈致轩和汪婷怕人多细菌多，默默只在宴会上露了个面儿，就抱回家去了。郭锦秋跟她的老姐妹们笑说，外孙女是个夜哭郎。二姨姥姥说，该不会是吓着了吧？陈致轩是不信这些的，但是所有中国传统的这些玩意儿汪婷都信。吃过饭，她拉着二姨回家，给默默“收了收”。二姨说，她收过的孩子多了，默默不厉害，放心吧，今儿晚上准不闹了。汪婷心里比吃了定心丸还踏实。她知道二姨在外人看来虽然有点神神叨叨，但确实有两把刷子。汪婷从小就喜欢跟着二姨看她捣鼓那些玩意。这些天怎么没早想到默默哭是受了惊吓，找二姨想想办法呢？看来生完孩子傻三年，真是有道理啊。

这一夜，大家都睡得挺香，招待人可是劳神的事。默默闹腾了几回，但也没比往常更多。汪婷一边哄孩子一边还琢磨着是二姨的功力没镇住默默，还是二姨昨天太兴奋了，没给“收”好？但是她太累了，只要默默一睡着，她也立刻就睡着了，没精力多想。谁想到默默的哭闹另有原因。

郭锦秋抱着默默走到客厅，“婷儿，默默饿了。”

陈致轩用面巾纸给汪婷擦干眼泪。汪婷一从郭锦秋手里接过默默，默默的小嘴就歪过去找奶吃。汪婷看着女儿，眼泪又停不住了。

“老婆，你先喂孩子行不行？”陈致轩好言哄着。汪婷强忍着点点头。

郭锦秋进卫生间给汪婷拧了一把热毛巾，给汪婷的乳房擦了擦。默默又饿又累，使劲吸了几口，突然松开嘴，委屈地号啕大哭，白皙的小脸都憋红了。

“默默怎么了？”陈致轩哄女儿。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郭锦秋低头看汪婷的乳房，平日里奶水吃不完，默默吐出奶头后，奶头上还能流出点奶来，现在奶头上什么都没有！郭锦秋捏捏汪婷的乳房，还是没有，又加点劲揉了揉，流出可怜的几滴奶水。难怪默默哭，孩子费了半天力气，没吃到几滴。

“怎么会没有呢，昨天还吃不了的呢？”陈致轩疑惑地看着丈母娘。

“对了，今天一早就去医院了，汪婷这半天还没吃过东西、没喝过汤，哪儿来的奶水！默默等会，姥姥给你妈炖汤去。”郭锦秋冲进厨房。

默默哪里肯等？她只知道扯着嗓门哭，嗓子都要哭破了，直把汪玉书从屋里哭了出来。而陈致轩和汪婷急得不知所措。

“怎么还不喂孩子呀？”

“汪婷没奶。”

“啊？冰箱里还有没有冻着的呀？”一句惊醒梦中人。汪婷的奶水不多也不少，够默默吃，有时候甚至还有些节余。默默吃不完的她就用吸奶器给吸出来，放在冷冻室里，以防她出门或者哪次不够的时候救急用。

陈致轩打开冰箱的门，谢天谢地，里面还有两小瓶储存奶。

陈致轩热奶的工夫，汪婷再次让默默试着吸奶，默默试了试，再次放弃，奶水还是少得可怜。

汪玉书就见不得默默哭，跑进育儿室，“怎么还没热好啊？”

陈致轩已经把奶瓶放到热奶器里，不时地用手试温度。“刚从冷冻室里拿出来，得化一会儿。”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汪玉书说着把奶瓶从热奶器里拿出来，“找小盆儿，拿暖壶里的水再煮开了热，都比这快。我说你们买的这些东西都不中用，你们还不爱听，净浪费钱！”汪玉书和陈致轩一前一后进厨房。“郭锦秋，你先别干别的，先给默默把奶热了！”

三个大人在狭窄的厨房里团团乱转了几分钟后，奶终于热好了。陈致轩拿着奶瓶跑出去，郭锦秋在后面喊着，“先试试烫不烫！”

汪婷伸出手背，陈致轩把奶瓶倒过来，几滴奶水滴到她手背上。“行。”汪婷接过奶瓶，一凑到默默嘴边，默默立刻咬着奶嘴狠狠地吸了起来。奶嘴比母乳出奶容易，她这一使劲，奶出得多，一下子呛着了，又是一番哭闹。

“怎么吃上还哭啊？”汪玉书从厨房走出来。

“呛着了。”

几个大人急得浑身是汗……

吃过奶，拍过嗝，默默安静了，躺在小床上，汪玉书拿着摇铃逗外孙女玩。

“谁想吃面条？我给你们热。”郭锦秋好像是在对空气说话，没人回答。面在碗里凝成了一坨，早已冰冷。郭锦秋把四碗面又倒回锅里，锅里已然没了面汤。郭锦秋也没心情热了，无力地靠在暖气上，默默地流着眼泪。

客厅里，陈致轩劝汪婷，“你得吃啊，默默还等着你的奶呢。我刚才在网上又仔细看了一下，PKU的孩子喝母乳还是安全的。”

汪婷赌气说，“谁说默默是了？”

“对对对，不是，肯定不是。那你更得多吃了，咱得尽快把奶给喝出来。”

“致轩，我觉得默默真的很像。”汪婷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郭锦秋用手背擦干眼泪，点上火，给汪婷炖猪蹄黄豆汤。汪婷就喝这个管用，每天一锅。要说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能有汪婷的吃苦劲儿。这猪蹄黄豆汤一点盐不放，葱、姜、调料全没有，就是白水煮，一般人真喝不了。汪家是旗人，汪婷从小跟着奶奶，最讲究吃，色香味都挑，嘴刁着呢。但为了默默，她每天一锅汤，喝完了还啃猪蹄，一边啃一边自我安慰，“且比药好吃。”陈致轩也鼓励她说，“老婆你太伟大了，你省下的奶粉钱，改明儿给你攒着买大金镯子。”“少来这套！你就把我当奶牛使吧。”“哪有你这么漂亮的奶牛啊……”

全家人都笑，自从汪婷怀了孕，家里就多了几倍的笑声。也是，汪婷和陈致轩结婚五年，终于有了宝宝。汪婷心气儿本来就高，争强好胜惯了，什么都想给孩子最好的。七斤半的默默，愣是她坚持了两天，自然生产的。表姐早就告诉过她，“自己生可疼啊。还是剖腹产好。”“能疼到哪儿去？能比断胳膊断腿还疼？”“当然了，自己生过孩子的人都跟我说，那疼就像杀猪似的”。汪婷不信，“你以为我是吓大的呢！再疼我也自己生，对孩子好。”“你不怕产道松弛，陈致轩有意见？”“我还怕孩子有意见呢！”虽然她从小爱美，但知道母乳是孩子最好的食物，一点都不犹豫喂奶会破坏身材、乳房下垂什么的。默默劲大，刚出生几天就把她的奶头吸破了，汪婷仍然忍着，跟全家宣布她要坚持做两年奶牛，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了，孩子吃两年母乳是最好的。

昨天中午在饭馆，汪婷吸过的奶没办法放冰箱冷冻，回家后她怕污染了，就给倒了。郭锦秋一个劲儿地说可惜，汪婷大大咧咧地说，“反正也吃不完，我这奶牛明天还生产呢。”谁能想到，“奶牛”的奶居然说没就没。而且，汪婷越着急越没有。

中午，汪婷的奶水还有几滴，到了下午三点多，默默竟然一滴也吸不出来了。没办法，只好把冰箱里的最后一瓶奶拿出来。

这瓶喝完了该怎么办呢？汪婷念头一闪，赶紧让陈致轩倒一半出来，对点水

进去。

默默的小嘴一下子就品出来不对劲，吐出了奶嘴，再喂，孩子迟疑着喝了。

两三个小时吃一次，这刚下午，冬天夜长，该怎么办呢？

“致轩，你去买点奶粉备着吧。”郭锦秋说。

“哎。”陈致轩答应着，去拿皮夹克。

“不行！默默不能喝普通奶粉。”汪婷立刻制止，“网上都说了，吃那些正常的奶粉会让孩子变傻。”

“那你所说的那种特殊奶粉上哪儿买去？”郭锦秋问。

“我也不知道，医院肯定有。致轩，你赶紧打车去妇产医院，先买一桶去。”

“哎。”陈致轩慌忙穿戴完毕，跑了出去。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没早点想到呢！”汪婷看墙上的表，“医院可别下班。”

“医院24小时都有人。”

“那是普通门诊。”还真让汪婷说着了，等陈致轩赶到妇产医院，人家已经下班了。北京的交通啊！一天能办成一件事就不错。

陈致轩回来的路上，又陷入了晚高峰的车河之中，车子根本不动，表上不停地蹦字，一块二一块二地蹦，让人心惊肉跳。陈致轩看见路边有个婴童用品商店，索性让司机停车，付了钱，下车。

陈致轩一进商店，就有导购迎上来，热情地问：“您好，请问您买点什么？”

“奶粉。”

“奶粉在这边。小孩多大了？”

“一个月。”

“那得吃1段的。宝宝一直吃的什么牌子？”

“母乳。”

“那怎么不接着吃了？还是母乳好。”

陈致轩觉得这导购的话怎么这么多呢？他不回答，径自走到奶粉的货架，逐个看每个牌子的奶粉成分说明。导购也不在意，卖力地介绍完这个推荐那个，这个牌子是世界上第一家配方奶，那个牌子是全世界销量第一的，这种是卖的最贵的，澳大利亚的奶源……陈致轩充耳不闻，越看眉头拧得越紧，“就这些？”

“这还不够？最好的牌子都在这里了。您到底想买什么样的呀？”

“哪种奶粉不含苯丙氨酸？”

“什么东西？”陈致轩赶紧放下奶粉，匆匆离去，丢下一头雾水的导购。他怕再慢一步，眼镜就再也抵挡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

奶粉的种类很丰富，可是他的默默都不能吃，能吃的他现在却买不到。他一路上看见婴童用品商店就进，多进一次心就疼得更深一层。

陈致轩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默默正饿得哇哇大哭，汪婷抱着孩子哭，

越哭越没有奶。汪玉书从汪婷手里接过默默，“你别吓着孩子。”

陈致轩一进门，汪婷就冲他发脾气，“怎么现在才回来？”

“堵车。默默怎么了？”

“孩子饿。”汪玉书说。

“你还是没有奶啊？”

汪婷发狠地使劲揉自己的乳房，陈致轩赶紧抓住她的手。哺乳期最怕着急，吃得好，心情愉快，奶水就好。尽管下午汪婷拼命喝汤，用热毛巾敷完又揉乳房，还是没什么效果。郭锦秋说，“闺女，你可不能再哭了，否则你喝多少汤也没用啊。”“妈，我也不想哭，可我忍不住……”陈致轩没到家时，汪婷就和他通电话知道了医院下班的事。五点的时候，最后的一点储存奶也给默默喝了，孩子吃不饱，睡不踏实，过一会就哭着找奶吃。

断奶了。

汪婷心里清楚这不能怪丈夫，可还是忍不住冲他发火。

“米汤熬好了。”郭锦秋端着小半碗米汤从厨房走出来，“先给默默喝点米汤。”

“妈，跟您说了，米汤里也有苯丙氨酸。”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就看着孩子挨饿？”郭锦秋也急了。

“我不知道！”汪婷声嘶力竭。

“都小点声，别吓着孩子。”汪玉书抱着默默走进了育儿室，他把卧室的门关上，摇晃着哭得撕心裂肺的默默。

汪婷在哭，郭锦秋也忍不住掉泪。

皮夹克还没脱的陈致轩转身，拉开房门冲下楼去。

也就十分钟的工夫，陈致轩拿着一小罐奶粉回来，“先给默默吃这个。”

“这是什么呀？”

“我在商店里比较了，这是蛋白质含量最低的奶粉。”

汪婷坚决不给喝，“网上说了，PKU的孩子在生下来一个月内治疗效果最好，默默已经一个月零两天了，我都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受影响。”

“那你就让她这么哭？就一晚上，明天只要医院开门，我第一个去买奶粉还不行吗？”

“我怎么这么笨呢？上午去医院怎么就没想到呢？”

“那时候你还有奶呢。再说，咱当时也不知道这病是吃出来的呀，你自责没用。”

默默的哭声弱了，渐渐的没了声。“孩子哭累了，睡着了。”汪玉书走出来，虚掩上房门。

陈致轩走到汪婷身边，轻轻摸着她的头，小声说，“我想好了，今儿夜里默默能忍就忍，实在饿得不行了，咱就少放奶粉多对水给她凑合一宿，我就不信吃这一宿孩子就能变——”他的“傻”字没说出口，汪婷已经哭得更厉害。陈致轩

改口道，“吃这一两顿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再说，婴儿要是吃不饱，低血糖也不好，你知道的。”

汪婷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是哭。

陈致轩颓然坐在沙发上。

“哎，汪婷，你先别哭，1号楼孙阿姨家的闺女现在也在喂奶呢，听说奶水挺足的。要不我去问问人家有没有富余的，给咱们一点？”郭锦秋说。

陈致轩眼前一亮，当即挺直了身子。

汪婷忙不迭地点头。

汪玉书赶紧给老伴拿来棉衣，帮她穿上。

郭锦秋出去几分钟就回来了，空着手。孙阿姨家的闺女带着孩子回外地婆婆家了，昨天才走的。绝望中的人原本以为看到了希望，当这希望再次破灭的时候，只能让人更绝望。

“我看致轩的办法可行，凑合一宿吧。”汪玉书对汪婷说。

汪婷哪儿有别的选择？

默默饿极了，母乳换了奶粉也不挑剔，一口气喝完了。汪婷看着默默躺在爸爸怀里喝奶时的满足样子，忍不住埋在枕头上无声哭泣——默默啊默默，知道你喝的是什么呢？你喝的香甜可口的奶粉很可能就是你的毒药……

默默终于踏实地睡了，家里安静了下来。

汪玉书和郭锦秋在自己的屋里悄声地说着话。

“怎么会有这种怪病呢？”郭锦秋还是不能相信，或者说以她那五十六年的人生阅历理解不了。“这几十亿人吃了几千年都没事的东西，为什么默默吃不了？这么多年我就从没听说过吃东西还能把人吃傻了。”

“有咱们也不知道啊。也许以前村里见过的傻子，生下来挺好，可能就是这病，一吃东西慢慢变傻了，咱们还以为是天生的傻子呢！”

“咱一家人都没干过缺德事，这种事不该到咱头上。”

“瞎说什么呢。你这个人不懂科学，这是遗传。”

“汪婷和致轩也没病啊？”

“如果他们俩都是苯丙酮尿症的基因携带者，两个人凑在一起，到默默这儿就成显性的了。”

“这1万个人里才有这么1例，你说汪婷要是找了那9999个其他的男人，生下的孩子就没事？”

“是这么个理。”

“唉！老天爷怎么就偏偏让这俩人遇一块了呢，你说？”